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
第八十三回 風淒總帳泣鳳悲麟 月冷空房驚孤鴿寡

上回書中正說著那位少婦在大堂上暈了過去，但是這位少婦究竟是個何等樣人，為著什麼事兒，要弄到一時短見，慷慨輕生？在下做書的都沒有講得明白，就是這樣糊裡糊塗，沒頭沒腦的一來，看官們一時間那裡弄得清楚，如今列位看官且休性急，待在下做書的一一說來。只說那個時候，常熟縣有一位致仕的鄉紳，姓錢，叫做錢韜叔，是一個榜舉人的大挑知縣，做過幾任州縣，倒也很有政聲。無奈讀書人出來做官，總帶著那一點兒先天的書毒，一心想做好官，不肯巴結上司，上司因此和他不對，借著公事上的一些不合，便把他撤任察看，把這位錢大老爺只氣得一個發昏章第□一，索性告了個假不做官了。回到常熟地方，自己修一個小小的花園，種竹養魚，栽花蒔藥，一天到晚的只在自己的花園裡頭吟風嘯月，飲酒賦詩。雖然地方不大，卻也房廊曲折，花木蕭疏，榆柳兩行，梨桃百樹，佈置得狠有些兒丘壑。

錢大老爺夫人黃氏早年就死了，錢大老爺伉儷情深，不肯續娶。黃夫人生了一子一女，兒子名叫康壽，女兒名叫幼秋，都生得目秀眉清，唇紅齒白，真是兩株玉樹，一對璧人。這錢幼秋長到□七歲上，更長得如花如玉，傾國傾城，冰雪為肌，瓊瑤作骨；更兼性情和順，資質聰明，對著錢大老爺真是千依百順的，從不肯叫錢大老爺生氣。錢大老爺鍾愛的這個女兒，真個也像是掌珠拱璧一般，自己教他讀書識字，又請了一個繡娘教他女工刺繡。這位兒小姐一學就會，一會就精，不上五六年的工夫，錢小姐早已女工針刺無一般不會，詩詞歌賦無一樣不精。到了□七歲上，錢大老爺便和他對了一頭親事，是個本城貢生的兒子，名叫王芝宇，家況甚是貧寒。

這王芝宇卻生得白面長身，一表非俗，更兼天資卓越，學問淵深。錢小姐嫁了過去，自然意合情投，一雙兩好，閨房之樂，甚於畫眉。這也不必去提他。那知錢小姐嫁了王芝宇不及一年，錢大老爺忽然生起病來，醫治不好，嗚呼哀哉死了。錢小姐姊弟兩個的哀痛迫切，也不必去說他。

又過了幾年，常熟縣城內忽然倒了一家有名的錢莊，錢大老爺本來是個清官，一生所積的宦囊，一古腦兒都存放在這片錢莊裡頭，如今被他倒得乾乾淨淨，那錢莊上的經理也逃得無影無蹤，一個大錢也要不回來。錢康壽和錢小姐也無可如何，只好由他。從此之後，錢康壽便有些度日艱難起來，勉強敷衍了幾年，越發支不住，只得把自己住的房屋和花園典給本城的祁彥文祁侍郎家，典了幾千銀子，錢康壽便捐了一個功名，到湖北去候補。王芝宇本來是個寒士，家無擔石之儲，囊無一錢之蓄的，以前錢家有錢的時候，還可以常常的通融借貸；如今錢家窮了，王芝宇不免也更加拮据起來。若單是窮苦些兒也還罷了，誰知道禍不單行，福無雙至，大凡天心最妒忌的是男子一個「才」字，女子一個「色」字。所以古今來往往才士坎坷，紅顏薄命。如花美眷，消不得似水流年；綺思風情，辜負了良辰美景。□個裡頭倒有九個都是這個樣兒。這還不必去說他，更有一件最犯忌的事情，便是那傾國名姝，嫁著了個風流才子；江南名士，娶著了個燕趙佳人。像這樣的一班人物，上天卻斷不肯輕輕易易的放過了他，一定要千萬百計的想著法兒把他磨折得九死一生，方才肯罷。

看官，你想王芝宇和錢小姐這樣一對才貌相當的夫婦，一個具著這樣的清才，一個生著那般的丰貌，那裡能夠就是這樣安安穩穩的過去？平空的王芝宇又害起病來，急得錢小姐燒香拜佛，問卜求醫，沒有一件法兒沒有想過，那裡有什麼用處？

不上半個月，把一個王芝宇又送到閻王家去了。錢小姐呼天搶地，泣血捶心，幾次三番的哭暈了去。家裡頭的人見了慌作一團，連忙七手八腳的把他救醒。

看官，可知道這一邊王芝宇地下修文之日，正是那一邊錢康壽玉樓赴召之時。

原來錢康壽到了湖北候補了幾年，沒有得著一個差使，心中□分懊悶，得了病又沒有好好的醫生調治，不上幾時，也跟著王芝宇一起兒往閻王家去了。錢小姐得了這個信息，更加痛不欲生，屢次的想要自盡，都被一班人看守得牢牢的，展不得手腳，也是無可如何。剛剛事有湊巧，正在這個當兒，又接得錢康壽夫人一封來信，說錢康壽的棺木現在還停在湖北省城一個古廟裡頭：要想扶柩回來，卻一個大錢也沒有。

錢小姐看了這封來信，心上更加悲痛，不免又趕到王芝宇靈前去痛哭了一場。哭過之後，錢小姐定一定神，心中暗想：「兄弟的棺木現在停在湖北，路遠迢迢的又沒有盤費，一時那裡搬得回來？雖然有幾家族中叔伯可以托他們料理，但是如今世上的人都是勢利不過的，聽得錢康壽死在湖北，身後蕭條，一個個早已躲得遠遠的，恐怕過了窮氣，那裡還肯來幫你們的忙？想想姓錢的一家，如今只剩了自己一個，自己不去料理他的靈柩回來，還有那一個肯來多管這般的閒事？」想著便把殉節的念頭撇過一邊。盤算了一回，想著錢康壽沒有兒子，少不得要把族中的子姪承嗣，這是第一件大事，更兼搬取靈柩辦理喪葬，免不得大大的要一筆經費，這一筆錢，一時又從那裡去打算呢？呆呆的想了一回，忽然想起自己家裡頭的房子現在典給祁彥文住著，這祁彥文祁侍郎向來為人狠好，不如我自己親去見他一趟，問他借幾百銀子，一起並在典價上算，料想他沒有什麼不肯的。況且靠屋借錢，向來就有這個規矩，不是我一個人鬧出來的新樣兒。想著，定了主意，便換了一身素服，僱一乘轎子，竟到祁侍郎大門上來。這個時候，王芝宇已經死了三個多月，一切喪葬的事情已經辦妥，所以錢小姐一心一意要辦兄弟的事兒。

轎子到了門外，門上人問明來意，便放他進去，見了祁侍郎的夫人，含著眼淚把錢康壽死在湖北、棺木不得回來的情形細細的說了一遍，要問祁侍郎借五百銀子。

祁夫人見他神色淒涼，言詞宛轉，心上也不覺惻然，便請了祁侍郎進來見了錢小姐，和他說了。那知這位祁侍郎本來是個財迷，一個大錢在他手裡頭拿出來也要慳個分兩，如今聽得錢小姐一開口就是五百兩銀子，倒把他嚇了一跳，口中支支吾吾的不肯答應。錢小姐便對他說道：「這所宅子連著後面的花園，當初有人估價原是值一萬銀子，如今府上典價止有六千銀子，再加上五百銀子，也不過六千五百銀子，有房屋在這裡作低，料想沒有什麼不妥當，請只顧放心就是了。」祁侍郎聽了沉吟一回道：「五百銀子的事似乎數目大了些兒，一時也不能決定，請隔幾天再來問信罷。」

錢小姐聽了便起身告辭，先自回去。

祁侍郎見他走了，一個人坐在書房裡頭以心問口，以口問心的足足躊躇了大半天的工夫，方才打定了主意道：「他雖然向我借錢，這所房子卻不止這個價錢，我只管借給他就是了。」想著便走出來，叫帳房先生先去打五百銀子的銀票。那位帳房先生答應一聲，正要走出去，忽聽得外面有人說道：「要五百銀子做什麼？」祁侍郎抬頭一看，只見一個獐頭鼠目的人在外面大搖大擺的走了進來。不是別人，原來就是祁侍郎的族姪，叫做祁祖元。做過一任福建道台，到任的時候，正碰著要和外國人劃定地界，辦起事來左右為難。要是幫著外國人和百姓為難罷，百姓大家不服，萬一個聚眾鬧事，鬧了個什麼亂子出來，不是頑的；要是幫著百姓和外國人過不去罷，如今的世界都是外國人的勢力圈，不但外國人不答應，做官的人擔當不起，就是上司也要不答應的。祁觀察到任之後，看了這樣的一個情形，好像個猴兒抓著了一把屎的一般，那裡擺佈得來？更兼外國人天天的朝著他絮聒，只說著他不肯出力，縱容百姓們和他為難，意思裡頭□分嗔怪著他，只把個祁觀察急得手足無措，想不出一個兩全其美的法兒。就有一個他自己幕府裡頭的人和他出了一個主意道：「這件事情，橫來豎去總是不討好的。要幫了他們外國人辦事，不但壞了功名，而且還要受那萬人的唾罵，不如索性轉過頭來，一味的幫著百姓和外國人硬挺，外國人一定不肯答應的。上司見外國人和我們不對，自然要想個法子把我們調到別處去，那時既躲過了這一場棘手的事情，又可保全了自己的聲譽。人家說起來，只說是為著硬幫百姓和外國人不合，方才調到別處去的，這樣一來豈不是名利雙收麼？」

祁觀察聽了，覺得他這一番話兒倒也很是不錯，仔細想了一想，連連的自己點頭。暗想這件事兒果然是辦不好的，與其幫著外

國人。弄到後來仍舊是一個丟官，不如還是咬著牙齒幫著百姓和外國人為難，丟掉了這個功名，也覺得榮耀些兒。想罷，心上究竟還有些捨不得這個功名，又問著那個幕府道：「我們這樣的辦法，可以保得不至於丟官麼？」那幕府大聲說道：「你要我保著你一定不丟官，那是我保不來的。不過依著我的意見想起來，做上司的碰著了這樣的事情，要顧全外國人的面子，無非是一個調省察看，至多也不過是一個撤任罷了。只要等這件事情冷了些兒，那時仍舊可以出來的，雖然暫時蹉跌了一下子，卻得了個天字第一號上好的名聲，你道我這個主意可好不好？」祁觀察聽了心上□分歡喜，便依著他的主意，處處幫著百姓和外國人為難。果然外國人心中不對，一個電報打到福建省城去給閩浙總督周制軍，要請周制軍參他的官。周制軍便上了一個摺子，把祁觀察參了個實降兩級，不准抵銷，立時掛出牌來，把祁觀察先行撤任，派員接印，趕算交代，倒忙碌了一番。這一來，只把這位祁觀察氣得個腦脹頭昏，要死不活拍著桌子，把周制軍大罵了一頓，又要找那位幕府和他拚命。正是：

孤鸞寡鵠，結幻夢於三生；玉碎珠沉，子浮生於一瞬。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